



江州繁昌記

篇

~~11.482
大冊
2~~



大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江戸繁昌記

克己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開
 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
 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
 斗簣繁為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在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而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癒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嚙領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馬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院府
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喇々啞々啞々

喇々啞々喇啞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呆伴屎伴衆雜
嘈々未幾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中有為者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言盡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開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吐氣未
除欠且撫腹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技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散夜也
懷中餘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未下翁肩上下臂若
爪瘡癢也漢索懷抱者捫不兒也攜兒往扶余至混
浴雜淚頭搶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請怒巨稱田舍人通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帳外丁鐘報曉方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婦曉湯易沸訴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瀉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收矣好湯頭成曝潦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幾展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襄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姊粉妹連襲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浴而出昔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五臂剔粉
也可惜璫璃露江戶水並盥一洗滴餘香想溜水漲臍
真是一面溫泉宮聞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夕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警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小顫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朵曰亦例開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曲名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宜避
從他明朝弄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賡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頭過密秋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費奴巾背一人挾面兒慙撫刺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脫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極品官在目前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蘇

面恐剥皮
鉄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魚高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汰々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蟲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喙烏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實頭盧篋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漿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種陳

紅系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乃能無一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茶子味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固蒸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羸ハナハナ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單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用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吐舌裸

々團樂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龍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儀水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此語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十筵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靈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餘
殊時揚關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竈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臧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時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糸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返一日而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温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汚放先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闕牖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界筵施闌自闌至室中霑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變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轆轤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艸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榴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凡僭呼
先生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問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仕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析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其
禁赤裸入戶附手中單頰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木鬘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使
誦云報言聞妓常押押紙墜紙北中拾去戴來還押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真骸耳此手豈不真上加真乎然人之惑溺
七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何畏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千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滴之而香
揀玉鬘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變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謔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為宜試矣而弗得為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為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王鬻繁昌都內所為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泉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
里濤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於千金
亦復為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壺窰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中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息家並俱
其家中頃有予見人袖好漆手帕訛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漆雖居上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認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七笑曰手中用此拒彼莫手何如手則
可畏中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根津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日見一茅男扶負老父往泥堂感激藏

懷後李蹊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薰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道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五蘭花發放幽香不齊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上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幾移家中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古所皆三年丁今々不復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 官姓孝子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調之體

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羣生皆

盧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川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春早已到着那郭

盧生是曰所聞那郭枕此是歟

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起使者出呼醒曰請起受勅生驚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蹕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發原不乘慣善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先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灑夕物煒々雖遊

彼寂光七安如此樂且康

至居土傳因生睡耳以唯聞洋々音
今之氣蒸則亦應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聲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那郭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青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蕪蒙

傳曰神某尊為俳優記本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繼連教俳優某解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尊
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寔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推與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千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依若勘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裝匣光輝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萬古不竭，千彙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
孫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狀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皮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恨薯積史出焉，一莖百金，萬年青，世人業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後

來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壙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就，遠之漸，棺槨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書，蓋照幽路之意也。知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日幹人先走寺，張懸紙十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在院而強飯數桶，連七瓶茶碗車載輪來，幹人此為期。上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或在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容就，西階挾楹而坐。楹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徐出來，從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逆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我能敬若和尚元，不嫌糴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薯一竈烟，鳴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稽顙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駁走執事，便目所注手，所觸強飯茶碗連七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殮則無禮而可殯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收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下六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歿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念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弔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象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翼，辟鮑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親，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巖々，盡情極致，可以辭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非，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
將崩，曰：賜爾米，何避此？亦一證居七拍手，曰：心喪亦
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為志，此亦有
因思，使子路在，必愾然非典，敬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遠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僂門而卜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牟乎？得為而為，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為，不愚則狂，聞近者都人為其所愛，優巽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貧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間懸筒，每日課賦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發佛塔講

造管錢其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紡
帛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埽天已黑矣驟見數縣羣來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郡一繁昌社也一坐破塲數棚觀物揚弓
肆治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園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雨人此手角巧羨彼有的以祈爾爾蓋以

酒賄也其客台于不如姊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常娥代夫拍弓摘箭看拈了鼻以羨
香頰又添着檢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紛紛林々鏑去羽沓百發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魚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姊舉觶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部俗呼異邦人全上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
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為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鯖神地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_三龍浮流故謂之_三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
求記錄_二所載_一尚有數字後更_二琉球_一問關之主稱_二天孫_一
或言我_二天孫_一某尊之子也_二娣容_一嘴曰如_二然_一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_二剪髮_一剃鬚_二謂僧曰_一主頂如_二分_一他頭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_二主披_一半掛_二想風度_一何如哉僧晒曰你
朝_二七引滿_一一酌復說曰我_二保元_一之亂源為_二朝入_一海
彼_二大威_一張其國民_二娶按司_一某妹_二生舜天_一者娣曰_二主長
大有_二力可謂_一今為_二朝獨_一奈射拙_二七日_一叱_二密_一為_二舜天_一
為_二按司_一適其國_二亂而_一舜天_二雄_一禪有_二略_一十定_二四方_一遂立
為_二王_一後_二大亂_一國_二系為_一三鼎_二足有_一年_二後合_一為_二一_一娣_二林_一

且探喜曰今日之沾_二不_一三則_二一_一僧笑曰此則異彼_二百
發_一口中_二雖娘_一可得_二烏乎_一

小_二斯抽_一矢_二威筒_一持筒_二審固_一覷得_二親切_一一氣吹送識的
有_二響_一鯨鐘墜_二鬼怪_一雲走_二雷_一金時_二面前_一魅童送_二茶_一賴光
頭上_二蜘蛛_一撒_二然_一戲具_二百色_一應_二響_一轉_二機_一奇_二怪_一現_二異_一
呈_二變_一甚_二有_一古色_二蓋_一前人_二所悅_一此所以_二外_一今不_二復_一多_二觀_一
焉昔者_二武王_一克_二商_一散_二軍_一郊射_二而_一貫_二革_一之射_二息_一周末之
亂_二貫_一革_二復_一尚_二孔子_一嘆_二之_一曰射_二不_一主_二皮_一於_二戲_一方_二今_一太平
之_二久_一士人_二肄_一貫_二革_一餘暇_二得_一遊_二這_一戲_二射場_一內_二豈_一不_二昌_一平
之_二沃_一乎

一帝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跹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迴翔地態舞蹈獻越禽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念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歎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鴛舟
火已暗喁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冬小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一酌仰盃洗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速歸鯉善催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碣子之女乃久八幡那俗
不易弟色明年八時儻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屬鄰隔壁有人欵欵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婿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甯鳩養不慣待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深上，被楚凡頭。在茲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在茲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熟，深上，苦楚。肺肝濺淚，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生，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雙親，追福一當身後，樂地木魚樂聽，疏筍何厭，同利借老度錢了箇浮世察。

語漸續，一言低，一言時，淒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鐘，一声撞落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廁摸尻，覺肉甚減，竊嘆曰：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丈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夫子凶也，喪其資斧，斲困株木。斲，無。古人不言平，為雞口，無為牛後。廿歲以上，更為牛後。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荷貨之，然不肯平遇，救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蕪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死學問換斛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與星掛之旋統注光而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今入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易其奈何然也女不夾上或具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篋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面爛裝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盥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劇舖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剃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篋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紋上餘泥更入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潑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呼快，乃令客更自濕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擗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鬘，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侷麻，結曰本田，曰他，幾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
一二緡列至豪客擲數銀，劇舖銀錢積等剃刀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束世目之曰糞，船束葉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束則家有其人，非此舖所與也。聞該舖今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舖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竿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舖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旨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入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千
鬢萬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鐸鑿照_艶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_{俗三}
開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猥雜亦極冷郎談
情細馮娼院之夕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烏遠方賣藥之功能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其所變生乳兒其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派以而非者可謂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華髮眉髯赤頭放光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一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復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處仙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儀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號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畫矣美畫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中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把穿

鑿一水磨一水北一水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一水指一水恍惚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汴秦跨漢直一水吞一水八大家
舍一水杜一水吐一水李一水咳一水唾一水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一水鏡一水撫一水腮一水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止者何偷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濫其身者謂
之儒與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疏々窮年徒極鑿說一水大言壯語纒一水駮
愚人予以道為威而子以人為威人豈得謂威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一水逃一水儒一水善一水讀一水字一水矣善一水講一水書一水矣一水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一水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有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孰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
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
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
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聚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
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所好色而辟為大言辟於名
聞庶幾永以終善辟於穿鑿無微不停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又理察
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語
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欲得也庶幾
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
矣大言夫天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
大言鼓舌聽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
天神臨之任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
最極穿鑿忽聞剔聲聲々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
來請曰每々煩擾願一親方一毗曰乳娘吾嘗見
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一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
其人誰也婆微笑不一應而去

叟攬清泗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
若是曰某辭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
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一百果蔬一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巨服女悅曰好貨巨服五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尚謀之而尚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質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閒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惡而惡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占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陰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爾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甲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筌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維一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于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勵
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槩皆
不過細憶其事以與人談之示自己強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聽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思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值知讀書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予多是
村兒不里止之下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_カ干_カ幹_カ藥_カ研_カ使_カ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
夫揮_カ扇_カ子_カ誼_カ高_カ秘_カ浪_カ士_カ本色_カ售_カ儒_カ敗_カ俗_カ不如_カ售_カ誼_カ
之善乘_カ邦_カ之本_カ之農_カ不作_カ田_カ而作_カ詩_カ賣_カ牛_カ買_カ刀_カ脫_カ鞋_カ
贖_カ袴_カ頑_カ然_カ一_カ書_カ生_カ似_カ士_カ不_カ士_カ為_カ商_カ非_カ商_カ醫_カ風_カ漂
々_カ農_カ氣_カ如_カ生_カ多_カ是_カ類_カ寺_カ院_カ士_カ輩_カ其_カ心_カ以_カ為_カ天
下_カ莫_カ貴_カ儒_カ焉_カ偃_カ蹇_カ睨_カ世_カ倨_カ傲_カ陵_カ人_カ蔑_カ視_カ王_カ侯_カ非_カ錢_カ神
佛_カ甚_カ至_カ議_カ國_カ家_カ事_カ退_カ而_カ省_カ其_カ私_カ治_カ遊_カ放_カ肆_カ盡_カ歡_カ發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寤
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俟得志他日大報入官儒門出身得志
祿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
遇邈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

畢大息貴生傳來太息
繼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聞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今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克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尋落故縱輕薄之
徒駭書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類靡愛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私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意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土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先替索
大言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秋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乃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宋未與詩便俳歌者
流亦不甚異烏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瓊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辯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故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上高教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聞有疾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燭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米種之于筑州振
春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藤原相國密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二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禁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粱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茂如也占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日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汝快齋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更為兩妙々罵人之報罪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處士非公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裨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義聞彼某潘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魯似儒之業似而儒非者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似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爺刺未乎書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來兮書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來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畏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披雪于坤筑波挿玉于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潁幽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之遠萬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鷗莫弗人動悲意會見水鳥浴流背啞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真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則單上野祭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道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在梅掃迹春風暢和薰暖因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御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粧一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乎

落花齊飛，蹀々與蝴蝶共一機。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鬟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闌妍，各自竊比於我。
中老尾上
某侯女官見院
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
優人團十郎号三外
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乳兮乳髮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雨衣。
暗天雨衣
裝褚齋，寡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舍翁，孃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遊遊，蓋延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場珊瑚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良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驚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衣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綠鯉玉鱸，日傾万盃。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器觀花料錢百萬擲於
此烏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撒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
算槁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逝骨
顛促篤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
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葩
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
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
主人木下水神森在大母寺後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
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
欲喚扁舟泝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烏足妙
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敘景
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
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
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其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俗
道人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醪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首其角能名題長命寺
門始閱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髭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凍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勃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欲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于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瞠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十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下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橋夫貴駿足也後六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鞅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嗽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瓜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聞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人儒肩輿徐而此者異焉客以快為妙日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斗鬻之水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之益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之更數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乘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之更君于周窮不繼富之更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住輿不動之更

惟_中容不知所為竟聽為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者轎夫有為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病客不許安載爾後
漸感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懲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亦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小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
以欣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舫則單櫓又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而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偕下徒聞豪華
院本吉原雀口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前日可證

館舫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緊限刈火納涼之節屋
舫之用特居多下袍下雪下月于虫浮於墨河棹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仕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刈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舫仕舟於鳥乎出而

充道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們陸沈親
當西臥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萃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下知厥舟冀舩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十白
漕送之郊野且我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洩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印俗語三百步
且一及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賃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苟噫此
苦孰肯忍宴樂取急肩輿猪舩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之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々知之輻夫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曾此味諷古非今詭常苦愛漢上老人
今尚徃々有烏鬻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與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解者名為陸
尺陸尺皆語

禮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

慕上
老人

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

禮不下庶人
生何管

縱有緩急之異

亦不謂不出一轍迺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

孟軻數乘
沈思十載

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先圃

四餘不劫
執為夫子

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啟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識空輿輪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誦小斯嘗誇諸子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飛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箠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趨士力那厭確確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輿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躬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被殺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絡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戲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當有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跎轉軻優，靈臍，
嘗讀隨園輻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馮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大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輻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疾風早已過，教程四肩却給，
警門，彼万病候春，八脚忙，尚鵲繞，試與中，慶侯門獲。

車睡輻驚一帙，方書兩口，叙青囊紅菓，併盈々輻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爽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爽，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采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院妓好吟我，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病，
有愧，輻生輻夫，不解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藥品會

西洋人同狀如蝮而能察人事朝鮮蚺蛇長四又余廣三尺余漢土玳瑁竹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大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斥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藥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米數口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藥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六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為有所觸必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謔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拔
異樣世有所從尚矣寬政年間世甚變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閔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彙馱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_是乎可謂箇_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戶繁昌記 二篇終



